

歷史與空間

永懷大保學長（上）

張寶林

保育鈞是《人民日報》原副總編輯、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，人們喜歡稱他作大保。大保於5月31日猝然去世，享年74歲。在八寶山告別儀式上，數百人參加，有的不到9點就來了，在門口站了一個多小時，不少人走出告別廳淚流滿面。

大保並非明星巨賈，官不過副部，卻讓這麼多人真心懷念。有的人，活著的時候，人們沒覺得他有多麼了不起，但一旦離去，卻突然發現，這個人原來這麼傑出，渾身閃光點！大保就是這麼一個人。

我和大保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同學。文革前，他六六屆五年級，我七零屆一年級。由於文革中斷學業，不再招生，所以此後一段時間，中國各大學出現了很奇特的屆別稱謂。同學多少年以後見面，還是「一年級」、「二年級」、「五年級」地亂叫。我和這位「五年級」學長，在學校時並不熟悉，但也不陌生，因為他無論身材還是脾性，都很獨特。一米八的大個頭，80分貝的嗓門，脾氣還有點暴，在新聞系的雅號就是「大保」，一直被人叫到去世。

1967年，大保進入《人民日報》工作，先在編輯、記者崗位上歷練了幾年。後來升任科教部主任、編委、秘書長，直至副總編輯。十年文革他經歷了九年，對這場空前「浩劫」，他耳聞目睹，深惡痛絕。所以，改革開放以後，他義無反顧地成為一名衝鋒陷陣的戰士。在《人民日報》工作的30年裡，他參與了不少大事，寫了許多文章，最為人稱道的貢獻有三。

一是派遣記者採訪教育領域的老同志，組織撰寫了內參「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辯論」，引起中央重視，最終徹底推翻了四人幫炮製的教育領域所謂「兩個估計」，促成了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。二是1978年根據胡耀邦的講話精神，撰寫了7,000字長文《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》，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，以此為契機，開展了為知識分子正名的大討論，改善了知識分子的政治處境和社會地位。三是1984年國慶節，北大學生自發打出橫幅「小平你好」通過天安門，對於這種超乎常規的舉動是否報道，編輯部有不同意見。作為值班編委和部門領導，有三種處理辦法：一是壓住不發，最為穩妥，合乎規矩，政治正確，沒有毛病；二是請示上級，儘管被「斃」的機率不小，但可以顯示作風民主，不打擊下級積極性，把責任推給上司；最冒險的是第三種，獨自拍板決定。不出問題，皆大歡喜，出了問題，責任自擔。

結果大家知道，照片次日刊出不僅沒挨批評，還成全一段佳話。這就是擔當，就是膽識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中央層面的大領導，《人民日報》的老編委，這樣的人不在少數。可惜，像大保這樣勇於承擔的人愈來愈少。

大保會幹大事，也不忽略小事，有時候心細如髮。1970年大學畢業後，我被分到淮北的一個小縣城當宣傳報道員，由於我愛人家在北京，我岳父是《人民日報》老幹部，所以我到北京探親，有時會順便去拜望這位學長。有一次，我跟他說起在底下當「土記者」，心情很鬱悶，他並沒有講什麼「扎根基層」的大道理，而是說，你可以寫點農村和基層的稿子嘛。小小縣城，能有什麼好寫，還登《人民日報》？所以我並未領會他的好意。但有一次，已忘記什麼由頭，無非碰到了好人好事之類，一時心血來潮，就寫了篇稿子寄給他，沒過多久，居然就給登了。這是在縣城工作時，唯一一篇稿子上《人民日報》，所以記得很清楚。他那麼忙，每天處理那麼多事情，還記得這麼小的一個承諾，不僅說明他心細，還說明他很念舊情，沒忘掉這個小學弟。

還有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初，我和愛人都已離開報社，我去了一家行業報，愛人下海辦公司。一天，我們想請朋友們聚聚，就選了平安大道旁邊新開的「滬江香滿樓」。朋友們到齊了，大保說，「我來點菜，我是吃主，你們不懂」。他點了一桌子菜，十多個人才花了500多。印象最深的一道好像是油條和什麼菜一起炒，他還說是上海名菜。我們心裡明白，他想給我們省點錢，點的都是便宜菜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是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，《人民日報》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，在左傾思潮還十分頑固、每前行一步都十分艱難的情況下，編委會帶領全社同仁披荊斬棘，殺出一條血路。作為編委會最年輕的成員，大保和老同志密切配合，團結一心，使《人民日報》成為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，同時也成為讀者最喜歡的報紙，發行量一度達到600多萬份。

我1978年考取社科院的研究生，1981畢業後也進《人民日報》工作，成了這個集體的一名新兵。我深深感到，這個集體，上有胡績偉、秦川、王若水、范榮康、李莊、陸超祺等老同志把舵，中有大保、余煥春等中年新秀，下有一大批以周修強為代表的中年精英，和社科院新聞系畢業的研究生青年才俊，我們的戰鬥力是最強悍的。但是新舊交替時期，魚龍混雜，撥亂反正談何容易！特別是大潮湧起，泥沙俱下，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掌門人，有時還真會左右為難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報社在工作中，有時會與上級主管領導，或是其他部門發生一些矛盾和分歧。

每當這個時候，胡績偉等老同志都會運用他們高超的政治智慧予以化解。但有時候，大保也被老同志當作壯勞力，受托去折衝樽俎，甚至「頂雷」。有一次，一位喜歡罵人、動輒把人「槍斃」的老同志對報紙刊登的一篇文章大不滿意，指名讓報社總編輯秦川去談話，總編輯叫大保去。他去了，狠狠挨了一頓批。等領導發完火，他還得小心翼翼，軟磨硬泡地做解釋，說明報社的觀點，消除他的誤解。



■保育鈞早前離世，其言行作風獲眾人懷念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老龍坑山前傳

九龍半島遍佈低矮的群山，在紅磡及土瓜灣一帶，就可舉列出紅磡山(又名十二號山)、老龍坑山、大環山、何文田山、鶴園山、馬頭山、馬坑涌山等，此所以九龍半島可溯的信史正是開山劈石的歷史。至今在此一地區遊逛，從中約略可窺見群山昔日的斧鑿痕跡——甚或可以說，九龍群山堪可見證百年滄桑史。

其中紅磡山更有畫為證，話說1932年及1947年，曾追隨美國畫家W.M. 蔡斯(William M. Chase)及J.S.沙金(John S. Sargent)學習油畫的李鐵夫，就先後寄居於土瓜灣及紅磡。他在此上世紀40年代曾繪有一幅畫，題為《紅磡山》，那是60年前紅磡山的情景。在1945至1949年，美術界知名人士曾雲集香港，而李鐵夫就與馮綱伯、余本、趙少昂等老一輩畫家密切交往，且與年輕畫家黃新波、廖冰兄、陸誦淮等組成「人間畫會」，時有聯繫。

早在1932年，李鐵夫就已客居本港了，其時已年逾60，過着儉樸生活，卻不以為吉。他在土瓜灣租了一間木屋居住，據說其時每月租金才六元而已，他倒甘於清貧——話說在租住的木屋內不設爐灶，不論寒暑，每天均以冷水洗浴。要是餓了，就光顧鄰近的茶樓飯店，經常到九龍城的統一茶樓「聯肚」。據聞他最愛吃京醬麵與魚肉燕煮葡萄，嘗言天下美味，莫過於此。

根據1967年版的「新九龍全圖」，正好顯示出老龍坑山(又稱山谷山)所在的位置，那是紅磡山及鶴園山兩山之間的谷地，位於已然消失的老龍坑山之下。此乃前山谷道邨的空地，亦即戰後所興建的山谷道邨的位置。由於戰後九龍半島急速發展，老龍坑其時的溪流與村落已分別被佛光街及漆咸道北所貫穿了，附近紅磡舊區仍有老龍坑街以此地命名，那就是滿街長生店、悲壯吃火鍋的所在地。

話說打從1964年山谷道邨建成開始，老龍坑此一村落就已成為歷史，慣常被列為何文田範圍——山谷道邨在2001年清拆，並重新規劃。根據2008年地政總署的賣地計劃資料，就用上「九龍何文田佛光街與忠孝街交界」作為項目名稱，表明該地區已被納入何文田的範圍。而港鐵沙中線的何文田站，則設於原老龍坑的範圍之內。

至於戰前老龍坑山的村落，位置大約於今日仁風街、蕪湖街、機利士路以及浙江街的範圍內，而有一溪流由山上沿坑而下，緩緩流入紅磡灣。及至戰後，由於人口激增，此地一度遍佈寮屋，在1961年寮屋區發生大火後，港府於是收回土地，將溪流及老龍坑村填平及拆卸，興建16座廉租屋；那就是山谷道政府廉租屋邨了。

說到何文田山的所在地，理應指向何文田山道的豪宅，如果要到此地的山崗，最佳位置乃登上培正中學旁的行人天橋，由此望向高地，方可見出何文田山的真正面貌。話說在30多年前此處仍是墳墓處處——培正中學在日佔時期，曾經是亂葬崗呢。

遊蹤

■ 翁秀美

鳳凰花開

夏，是生長的季節，植物繁茂，綠意深深深如許，無數蔥蘢的淺綠、翠綠、油綠、老綠，堆堆疊疊，雖也有說不盡的欣欣向榮，卻少了春日裡的百花爭艷。可是，有一天，或者是一夜之間，在山邊、路旁、小區裡，隨處可見，一樹樹的青翠與火紅，有的一樹全是新鮮的紅色，耀目燦爛！彷彿所有的紅全部歸集於此樹，明媚的、熱烈的，亮了六月心情。

不由駐足，哦，鳳凰木開花了！這是多麼美麗的紅呀！「葉若飛鳳之羽，花若丹鳳之冠」，葉子是帶點青嫩的鮮綠色，花是鮮紅的或者橙紅，紅得徹底。想那織女，見「架上紫雲懸瓜果」，由衷唱出「到底人間歡樂多」的喜悅。眼前則是枝頭片片墜紅雲，那一片紅啊，散散漫漫，連翩開去，恰如隻隻鳳凰展翅，馬上要乘風飛去。

這個夏天，鳳凰木花註定成為主角。鳳凰木又名紅花楸樹、火樹，是非洲馬達加斯加的國樹，廈門、攀枝花將它列為市樹，還是汕頭市的市花。鳳凰木花語為離別、思念和火熱青春。6月，台灣的鳳凰木大量開花，與蟬鳴並列為畢業的象徵。

前陣子，紫色的藍花楹開了，一串串綴滿枝頭，一朵朵掉滿草地，已是意外，今又得見美麗的鳳凰木花，更覺驚喜。

鳳凰木是熱帶樹種，種植6至8年方能開花。每次經過鳳凰樹下，必定停留，喜歡它的清俊高大，直衝雲霄，其上枝葉橫披，有姿有態。仰頭看，羽狀的複葉，一片片整齊排列開去，如梳，梳着風，梳着雲。嫩嫩的青葉，攔在藍天上，難描難畫，常常看癡。竊以為樹木中最漂亮的葉便是這鳳凰木的葉子，高樹之上，美麗的鳳凰木葉，年年生，年年落。今夏，終於有花來訪，葉也傾情相待。看那水邊的一株，描紅點翠，儀態端莊；在牆邊的幾棵，滴綠流朱，煙霞煥彩。幾令看花人醉也。

在車站等車，那邊的建築下面，這邊的人行道上，鳳凰花盛大地開着，如火紅的花海一般。旁邊一輛三輪車，車身車廂早已鋪滿無數花瓣，無數的香氣溢出來，純正的紅，是嫁衣的顏色。披一身花瓣進夫家，鳳凰于飛，如意和諧。此車若送女兒出嫁，當勝過香車寶馬。



試筆

■ 李沛堯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偶像

「追星累嗎？」「累。」「那你有想過放棄他們嗎？」「一刻都沒有。」「為什麼？」「我的偶像都沒放棄，仍在一步一步的進發，我沒有理由放棄。」

我和偶像的關係很微妙——不是親情，因我們沒有血濃於水的關係；不是愛情，因知道自己不能獨佔他；也不是友情，因大家經歷不同，在一起的時間不多。儘管這種說不出的關係常被人嘲笑，等待着沒有回報的感情，但這種神秘的關係可跨越少年到白頭。追捧偶像就像一場盛大的暗戀，你用盡全力去喜歡一個在台上發光發熱的人，然而他卻不一定記得你的名字。雖然他們也用盡全力，希望記緊每位支持他們的粉絲，但這麼渺小的，想他應很快便把我忘記吧……終有一天，他會有心愛的女孩，我會長大嫁人。隨着時間變遷，我對他們的愛埋藏在心底裡，當再次在地平線相見時，仍會怦然心動。

因他而梨花大哭，我試過。今年4月1日愚人節，22歲的少年終碰到真正適合他的女孩，是和他同一家經理人公司的人氣韓國女偶像。看到消息後，我哭得眼腫了，夢驚醒了；消息滿天飛，麻木了。最後派

哭乾都不想再哭。人生終歸要放任一次，好好在被窩裡大哭一場。或許你認為這樣的我很傻，很無知。對，追星的孩子就是這麼多情緒，我們可因演唱會中和心愛的偶像擊掌而高興大半天；可因他們受傷而心疼很久；可因他說的一句話而浮想聯翩……我們就是很傻很傻，卻無法離開他們。一旦踏進這陷阱，就無法再走出來了。只要，我不後悔。

偶像，帶給我的不是家裡的專輯或貼在牆上的海報，畢竟總有一天它們都會變成廢物。不過，他真正帶給我的是一種支持、動力、鼓勵。追星的，路途不簡單，我們踏上這無盡的路會不斷提升自己，勇氣比其他孩子多，因為只有毫不畏懼才能對自己的偶像說：「我是你的粉絲。」他給了我這麼多，我卻沒有他付出的那麼多，所以，喜歡他，我「賺」了。

我相信沒有人能紅一輩子的，也沒有粉絲會追一世的。很幸運，正好在青春時遇見他們，使我永遠沉醉於這個大好之時。漸漸地，我們不再有交集。

希望在老去時，還能憶起年輕時曾為那個人瘋狂追逐過的名字。感謝你。



■鳳凰木開得正盛。

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（三十一）

唐代高僧黃檗希運

爭不緊 塵
得是 把
梅一 繩
花番 迴
撲寒 脫
鼻徹 事
香骨 一
？，，， 非
常

唐代高僧黃檗希運詩

素仲配畫

甲午夏日

希運(?—唐大中時卒)，為閩人，在黃檗山出家，故又稱黃檗希運。百丈懷海弟子，著作有《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》。塵勞是指妄念塵心，「塵勞迴脫事非常」，也就是說要脫離塵心妄念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繩頭是指參禪人坐的椅子上綁着的繩子。「緊把繩頭做一場」意思是必須加緊用力地修行，做任何事情如要成功必須加倍努力。

啟悟隨筆

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？」這兩句禪詩讓我們俗世凡人得到很多啟示。既能勵志，也能悟道。人生就是如此，不論工作修行、在家、出家都必須靠刻苦的努力才能得到成功。如果梅花不能耐寒，在嚴冬前冷死了，那麼，就如人生不經艱辛，不能享受成果一樣。

生活點滴

■ 周繼華

爸爸可否不要「老」？

人生中的最悲痛，是父親節時卻找不到爸爸！慶祝父親節，從今以後，沒此一說！要從「慶祝」轉為「紀念」父親節，從此要悲傷地成為習慣！

爸爸，不但是女兒的隔世情人，更是一直默默地為兒女作無私無私付出的恩公，恩重如山。一封給爸爸的情書，記得我那教功大的爸爸，出來說：「原來是常常幫人的周師傅，沒事了，快放了他們，交回身份證。對不起周師傅，沒事了。」這件事，雖令整個村都知道爸爸不是「善男信女」，但確實能令到我們家不再受人欺負，令媽媽和兒女都感到尊嚴和安全感。從此，我們家多了兩條「椿棍」，是爸爸用來守門的。

個性剛烈，作風強勢，是我對爸爸的第一個記憶。人家說您是簡單粗暴的武夫，兒子卻說您是鐵漢柔情，每每以霹靂手段捍衛家人，以及赤裸裸地表達您對家人真摯無私的情感。

對爸爸「最深的追憶」，是他不下十次和我回憶這個「30年的故事」。政局原因，爸爸30年來不曾回鄉，但對家鄉的支援卻30年來從不間斷，將緊缺物資寄回鄉。對爸爸來說，重返故鄉就是他30年來的願望，因他另外三名兄弟還在世，根和親情還在故鄉。

那年家鄉遭遇洪水，壩堤被沖斷，情況非常差，屋和祠堂全部倒塌，家鄉中的各人遇到生存的問題。爸爸和大伯、四叔約好，決心先見一次面，全力支援家人困難。由於當年大家都有擔心，於是選擇先在深圳見面。那時從家裡出發到深圳，是件大事，除了要凌晨四、五時起床去紅磡火車站乘車外，還要經過沒片瓦遮頂的羅湖海關，等過關起碼又是四、五個小時。萬水千山，大家終於到達相約好的位置，但由於大家都未去過當地，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，約人認人，只能猜猜看看。

爸爸猛然發覺，在遠處有位「叔叔」頭帶草帽，又黑又瘦，但對他感覺很強烈。戴着「雙光環」眼鏡的爸爸再認真一看，認定就是他的「大哥」，高聲地喊一聲「大哥」，兩兄弟立即衝到對方身邊，相擁痛哭。這場痛哭，由少年頭等到滿頭華髮，足足30年！更可憐的是，當時大伯、四叔等都是從家鄉坐着拖拉機到深圳。此時此景，令人難以想像！

自此以後，爸爸只要健康許可，每年至少兩次都會回到家鄉，足足又一個30年。重情重義，鐵漢柔情，是我對爸爸最深的追憶。爸爸的言傳身教，打從我們幼小時已植根在心中，成為今生今世為人處世的準繩。

兒時爸爸教導我說，男兒志在四方。但爸爸走了，四方卻只剩下我孤身一人，那種悲痛莫名，抱憾地違背了爸爸「男兒流血不流淚」的遺訓。兒時您說，您是我世上唯一的男孩，讓我激動淚流；現在我說，您是我世間唯一的男人，讓我牽腸掛肚。

爸爸走了，永遠走了，不會再回來了。唯有30年後，墳頭重聚，聊天談笑在天間。亦盼蒼天菩薩，給予機會，讓我們來生再續父子緣！

也期望在世的父子，珍惜眼前人，不要讓對您期許30餘年的父親，懷有一絲的失望、無助，甚至恐懼、絕望，離開這個可愛的世界！